

你看世界的角度決定你看見的是什麼——羅伯·勒帕吉的劇場藝術

文／林乃文（台灣劇評人、著有《跨界劇場·人》、劇本《妹妹與喵》，譯有《羅伯·勒帕吉創作之翼》（Robert Lepage : connecting flights））

舞台上有一個圓形玻璃窗，隨著投影，它變成一個魚缸、滾筒洗衣機、月球表面，連帶地使圓窗內的空間變成起居室、洗衣間、太空艙。這是劇場導演羅伯·勒帕吉（Robert Lepage）2000年作品《在月球的彼端》（*La Face cachée de la Lune /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的場景（曾譯名《捕月》在2003年香港藝術節演出）。

或許我們都曾夢想過一瞬間移動到任何地方，但勒帕吉讓它變成你親眼現場所見；他用的不是哆啦A夢任意門，也不是某種超能力跳躍；而是改變一扇窗戶的風景，令你改變了看世界的立場和角度。

變換媒材，沒有疆界

我實在不太願意稱勒帕吉是位「多媒體劇場」導演。沒錯，勒帕吉常被視為很會使用電影手法的劇場導演，他本人也拍過好幾部電影（但他認為兩種媒介截然不同），不過要因此定位勒帕吉為「多媒體劇場」導演實在是窄化了他。皮影、偶戲、雜耍、歌劇、舞蹈、脫口秀、及時轉播，不拘什麼形式都可以成為他的劇場元素。以在《在月球的彼端》為例，一塊燙衣板可以變成推車、手術床、健身器、摩托車，一面鏡子可以將演員在地板的翻滾轉化成失重狀態的太空漫步，簡直神乎其技。

又如2010年在台北藝術節演出長達8.5小時的《眾聲喧嘩》（*Lipsynch*），他認為是一部「聲音秀」（Voice Show），以探討聲音元素為創作主軸，從小嬰兒在母親子宮聽到的心音到成為溝通「密碼」的語言，從勾起私密回憶的聲音到昇華為藝術的歌劇音樂；很有層次地去鋪陳聲音（Voice）、文字（Word）、語言（Language），從形式到內在的種種溝通與共振。對勒帕吉來說劇場是一趟探索的旅程，而非一種定型的藝術形式。

或許真正有畛域分界的是你的心，當你以為「劇場可以……」或「劇場不可以……」的時候，這些想法窒礙了你對劇場的想像力。

跨國界，跨文化，跨領域

1957年生於加拿大的勒帕吉，17歲就進入魁北克戲劇藝術學校的他，是班上畢業後唯二沒有進入職業劇團的畢業生，曾被認為是個「沒辦法在舞台上製造情緒」的演員，但他為開啓了另一條更開闊的路。他編創多部獨角戲《文西》、《針頭與

鴉片》、《愛爾西諾》、《在月球的彼端》和《安徒生計劃》都是自導自演，並且深深感動了觀眾。他發現：「演員必須找到能在觀眾身上產生情緒的能量，而不是自己去感覺情緒。」

他創作身分多元如變色龍：他是名劇場演員，也是卓越的跨領域藝術整合者；他是電影、搖滾演唱會、歌劇導演，也是視覺藝術家。他跨足藝術和商業，包括太陽馬戲團在耗資 2 億美元的拉斯維加斯大秀《KA》導演，和英國搖滾歌手彼得·蓋布瑞爾（Peter Gabriel）兩次世界巡迴演出的舞台導演。他也曾和慕尼黑巴伐利亞州立歌劇院合作改編自莎士比亞戲劇的作品《莎士比亞快速眼動》（Shakespeare Rapid Eye Movement），並為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執導紀念華格納兩百年誕辰的新版歌劇《尼貝龍指環》。

在加拿大法語區魁北克（Québec）長大的他，能流利地使用英、法語。文化認同矛盾從沒困限過他，反使他勇於向外探索。他長年在國外旅行、創作、巡迴，認真學習異質文化，他學習印尼文化有 10 年之久，曾到日本工作，喜歡中國漢字。他的劇場成名作《龍之三部曲》背景在唐人街，《太田川的七條支流》故事發生在日本廣島，《眾聲喧嘩》台上演員講的語言包括英語、法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與德語，宛如小型聯合國會場。

他改換不同文化的角度看世界，就像他轉換劇場的媒材和視角一樣擅長，成為他獨特的說故事方式。

永遠有新發現的可能

1994 年起，勒帕吉匯集多學科人才組成一個集體即興創作的團隊「機器神」（Ex Machina），打破不同媒材與藝術之間的連結障礙。眾所皆知，勒帕吉的工作流程迥異於一般劇場導演，很多人討論勒帕吉如何運用 RSVP 環——1950 年代美國編舞兼運動教育家安娜（Anna）與她的景觀設計師兼環境規劃師的丈夫勞倫斯·哈爾普林（Lawrence Halprin）共同創發的方法，關於行為過程的方法設計——深深影響了勒帕吉的創作方法和創作觀。

他特別重視直覺和混沌，意外和突發，集體無意識，總以發人深省的方式，找到突破障礙的舞台變形與新秩序。他說：「答案必須在工作裡被發現，而非藏在你的腦子裡。它不是你的擁有物。」

他會讓製作人異常頭痛，因為他在意「過程」的「階段性完成」勝過「作品」是否「已完成」。他覺得劇場是不斷在演化的，在觀眾面前蛻變，因而每一次呈現都是獨特的：「劇場是一趟探險，比我們自己是什麼還重要。」

如果你認為人生本該是井然有序，佈滿紀律、規範、時程、計劃，少有意外；那麼你真該到勒帕吉的劇場解放一下，你會發現真正凝滯的只有你的觀點——只要

轉換一下視角，心靈就自由了。